

雲門舞集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第八屆 流浪者計畫分享

10 位流浪者前往印度、以色列、約旦、土耳其、印尼等地，
回台後寫下旅行故事



第八屆流浪者 黃佩玲於印度恆河畔 攝影 陳沛元

目錄

黃佩玲	〈在音樂中重逢〉	2
曾泥基	〈粉紅山脈〉	4
林文中	〈行走，學習做一個快樂的旅人〉	7
陳婉寧	〈走過烽火大地，一趟綠色的學徒之旅〉	9
林名遠	〈從台灣梅山到湖南長沙〉	12
林汝羽	〈筆尖上的流浪 學校裡的流亡〉	14
姜富琴	〈伊斯坦堡晃悠有感〉	17
劉虹風	〈沉默的反抗——中國獨立書店之旅小記〉	19
陳芳哲	〈上帝早就安排好的花香之旅〉	22
江凱群	〈彷彿一場夢〉	24
衷心感謝		62

在音樂中重逢

黃佩玲於台大音樂學研究所主修亞洲傳統音樂，並接觸印度塔不拉鼓演奏。
2007年起兩度赴印度修習，這次第三次前往印度，除了精修鼓藝，更在印度找到音樂與生命的「圓」。

文／黃佩玲



黃佩玲前往印度學塔不拉鼓，描繪音樂與生命的「圓」

原本想好完美的台詞：一點、一線、一圈。

原本以為是預計好的三部曲：我終於第三次回到印度。

著迷於數字與結構的象徵，我預想著，這次帶著塔不拉鼓在北印的流浪，就如印度音樂結構中的節奏終止式—tihai—般，在重複三次後，完美又精準地回到節奏循環的原點。

然而我的 tihai 開始失控了，在人事物的圈圈中，畫下了一圈又一圈。在重逢中重逢。在輪迴中又有輪迴。在大圈中又有小圈。「回」才是我這次的主題。

回到印度，回到學習音樂的初衷，回到內心中最渴望結合的那曙光。

從一月到六月，經歷了四種季節：兩週洗澡一次的冬季、奇花綻放的春季、一天洗澡五次的熱季、和不洗澡就汗流如淋浴的前雨季。生活似乎由洗澡、吃飯、上課，以及練習所定義著。一早醒來：練習。練習完後：今天吃什麼？要不要洗澡？老師有沒有空上課？練習。昏睡。閒晃。當然也有偶爾的音樂節，和不時出現的朋友們。在印度獨自行動，卻非常容易交到新朋友。在獨處和社交之間擺盪，最常聽到的台詞是：你何時回來？因為我總是不斷地不專情地離去，然後又盼望著如何回來。

一月，降落加爾各答，搭三小時的火車回到了和平村（Santiniketan），五年前我糊里糊塗初到印度開始學習塔不拉鼓的大學村。我和我的第一位老師 Sitaram Das 重逢，重新愛上他打鼓時渾身單純又快樂，極具感染力的律動。並在 Dover Lane Music Festival「跑」了人生第一場連續五晚到天亮的音樂馬拉松。

二月，每天清晨天未亮就醒來，徘徊於瓦拉納西 Assi Ghat 的河畔，看日出、水中禮拜的印度教徒、水邊用樹枝刷牙拉屎的居民們…。冬天的黎明很冷，有幾天我包著毛毯帶著塔不拉鼓加入他們，用反覆的練習，如儀式般讚頌自然。大部分時候，我在家徒四壁的便宜民宿房間中，早上持續地練習，練習孤獨；午後，便和其他音樂學生相約合奏，或放空閒聊。也經驗大病，和體力的極限：「當心智越來越堅定時，身體卻面臨一場奮戰」。

三月，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和爾（Lahore），學習應對傳統音樂家之間的人際關係。三年前我旅行至此，機緣認識了我的第三位老師 Ustad Shahid Ali。這次，他和他的一家：師母和三個活蹦亂跳的兒子們，待我如家人。我們一起煮羊蹄大餐、一起打板球，而在老師毫不保留的口傳授業之間，我也在碰撞中適應師徒、長幼、階級次序之間種種人際的禮節約束。在另一位來自歌唱世家的西塔琴老師 Ustad Muzaffar Akbar 指導下，學習北印古典歌唱，在指定的時間練唱著指定的「拉格」，音形的規範。兩個月的休養生息，心又開始如蝴蝶般，貪婪著園中的新花和巴札中美麗的衣裳…



佩玲剃了光頭在恆河游泳看日出

四月底，我再度上路，回到北印四處奔波，原本的計畫一一打亂。從德里到 Ajmer，到 Lucknow 又回瓦拉納西，又回德里，又回 Ajmer。我的靈魂被神祕召喚。在德里與勒克瑙（Lucknow）拜訪了兩位塔不拉鼓世家的傳承人，綜合過去上課、聽音樂會的經驗，開始拼湊出北印塔不拉鼓各流派的印象：因家族師徒的口傳傳承與地域演出環境差異，演變出多樣的技法與節奏形式。同樣在鼓上可擊出的幾種音色，因觸擊的方式與組合不同，竟有千千萬萬的詮釋，又有古典和民謠風格的差異。

回到瓦拉納西時，認識一位寶萊塢音樂伴奏大師 Ashok Pandey。我愛上了這位和藹又充滿正面能量的老先生，聽他教學生們唱 Bhajan（印度教奉神歌），他打的塔不拉鼓，是完全另一種「電人」的享受，連身體中的細胞都會跟著跳舞歡唱。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大快人心的搖擺韻律，與古典的深奧雅緻大不相同，我卻頓悟：印度音樂的深處，都源自專注、虔誠和奉獻的愛。

因愛而音樂，因為音樂而愛。

我在拉和爾第一次參與聖祠週四夜晚蘇菲修行者輪鼓旋轉的狂喜，他們在音樂中找尋和神的重逢。歌唱老師教導蘇菲歌曲，並在我手腕繫上來自蘇菲聖地 Ajmer 的祈福紅線，當下我決定改變行程，非去那裡朝聖不可。我在南亞最重要的穆斯林朝聖地 Ajmer，遇到世代在聖祠前唱 Qawwali 頌歌的蘇菲歌手，參與聖人暝日慶典，一週又一週在聖祠中與朝聖者相擠，迷醉於神之愛。

六月，回到和平村，回到一月時認識的 Baul 民間音樂歌手之修行草屋中，拍打孟加拉地區特有的雙面鼓 Khol，唱著精神和蘇菲相似的歌。他們相信，神就在所有人的心中，唯有真正認識自己，才能與心中的神結合，而音樂，就是通往自己內心和神之所在的道路。

六個月中，我常自問：到底為甚麼在這裡？到底在這裡做甚麼？第三次的回歸，依然說不出所以然，但心中更了然：我對塔不拉鼓的愛，不只是塔不拉鼓，更是對印度音樂，以及和音樂相連的身體、自然、靈魂的愛，我想繼續回到更完整的「我」，在音樂中重逢。

粉紅山脈

視覺藝術工作者曾泥基前往亞洲第一個公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尼泊爾，拜訪致力於性少數酷兒人權非營利組織「藍鑽會社」，觀察這群同性、雙性、跨性別族群的生活與人生觀。

文／曾泥基

011年，返回台灣，因為想停止流浪。
當生命卡在三十出頭這個小縫隙時，
當自己接不住自己時，
我開始重新流浪，2012年。

我想去看山，看一座聽說是粉紅色的山；
我想去看人，看一群住在山上的彩虹人。



喜馬拉雅山系之一的安娜普娜山

尼泊爾，全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評比為低開發國家；42%的人口生活水準低於貧窮線，每十人有八個人從事農業；擁號稱眾神住所的喜馬拉雅山山脈；世界十大高峰中，包含聖母峰，她一口氣收納了八座；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為國教的國家，全世界第一個將第三性列入人口普查性別選項的國家；08年正式實行民主政治；同年，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除罪化，並要求政府使同性婚姻合法化。

藍鑽發光

此趟旅行以拜訪尼泊爾當地第一個致力改善性少數（酷兒）人權的非營利組織—藍鑽會社(BDS: BLUE DIAMOND SOCIETY)為主軸，實際走訪該組織分布在各鄉鎮部落的十餘間分支辦公室。該組織由 Sunil Babu Pant 成立於 2001 年，Pant 也是尼泊爾第一位公開同志身分的國會議員。沒有明顯的招牌或是華麗裝潢，藍鑽會社總部位於加薩滿都一棟尋常的三層樓粉綠色公寓中，友善妖嬌的成員來來去去、打鬧瞎扯，但總是感受得到他們緩慢卻不停的努力與進步。

旅行初期，接待我的友人剛好為該組織工作，這大樓成為我消磨時間的最佳場所。某下午，藍鑽會社各區域代表為了即將開播的酷兒廣播節目進行集中特訓，在灰撲撲的頂樓加蓋臨時網咖裡，一群大部分只擁有 NOKIA 按鍵型手機的尼泊爾人，正揮汗學習使用數位錄音機、視訊軟體及收發電子郵件，這的確是異常的新鮮、興奮與辛苦。整天，空氣中塞滿著此起彼落的 SKYPE 撥號聲、初見彼此視訊的驚呼聲與哈囉回音聲，混雜著與我演練訪談的錄音聲，不停複誦著「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連我都覺得好幸福。



訓練員正在進行電腦教學



女孩學習使用錄音機

長途公路之旅

尼泊爾國土狹長，面積是台灣的四倍大，卻只有 18% 是平原，主要交通由南部平原上貫穿東西的 Mahendra 公路負責。雖說是公路，說穿了，只是鋪了柏油的灰舊馬路。隨著氣候、地形，道路品質不一。坑洞伴碎石、黃土兼泥濘、牛羊漫漫步... 卡車半身跌落山谷的怵目驚心，都只是家常便飯。司機們瘋狂高速競駛，按喇叭如打電動玩具，天天搏命演出，但對待我這個少見的外國人卻總是第一排座位禮遇，照顧有加。在 Dang 病倒時，是司機大哥和旅社老闆娘攙扶我爬進房間；在下雨天的漆黑 Ilam 茶園，計程車司機二次罷駛，半路勒索調高車資；在 Bardiya 山區小路，和七個婦人、三個小孩、一桶汽油、一個備胎和三隻公雞同擠吉普車後座(另加外掛男人一枚)；在 Dhangadhi，耐心陪伴我等待友人出現的安靜司機...

因為旅行路線冷門，當地交通工具成了我最要好的旅伴。大從飛機、觀光巴士、迷你巴士(廂型車)、一般巴士、計程車、機動三輪車、小至吉普車、人力車、馬車、機車、大象... 全都走一回。城鎮之間，7 到 8 小時的移動時間實屬正常，簡陋的巴士、燠熱高溫、蚊蟲攻擊，人的意志力與體力幾乎天天遊走臨界邊緣。

簡單的感動

尼泊爾的酷兒面貌如同印度教神祇般，非常美麗多元，包含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與陰陽人等，尤其是跨性別(第三性)族群，更是撐起一片閃亮天。藍鑽會社除了促進基本人權，更重要的是宣導安全性行為、提供庇護、甚至支持生活的功能。尼泊爾是傳統的父系社會，雖然常玩弄著忽男忽女的表相，但內在仍堅持著傳統性別角色，外顯或出櫃的酷兒經常面臨離家、失業，甚至性命的威脅。

下方是波卡拉辦公室一名跨性別者的藝術創作「跨性別者的一生」。自小因特殊氣質被家族驅離部落，四處流浪，飽受暴力笑罵，淪為性產業工作者...最後只能自殺身亡。或許聽起來很嚇人，但這是真實故事。根據訪問，跨性別者十之八九從事性產業工作，最大夢想是尋覓良人，嫁做人妻。除了基本的訪談、拍攝，熱情慷慨的酷兒朋友們總帶給我地道生命經驗。社經地位不高的他們，大部分居住在不到五坪的空間裡，客廳、廚房、臥室、浴室等綜合而一體。伸手可及廚具瓦斯桶，一天限電二次，冬天最長一天限電 13 小時，沒有自來水、熱水器、下水道，更沒有冰箱、冷氣或沖水馬桶。一對女同志每天的娛樂竟是飯後一起玩撲克牌、聽聽手機廣播，就這樣相愛相處了五年。夜裡，我和她們一同擠在小小的雙人床上，難以成眠，我難過也好慚愧。難過的是什麼都擁有的我們，卻不一定擁有這種簡單快樂；慚愧的是我們總是要的好多，其實失去的更多、更多。

某次訪談，問對方為何選擇出櫃？他回答：「當人們擁有越多，越害怕失去；但我們什麼都沒有，所以也沒什麼好失去，因為我們只剩下自己，只能忠於自己。」在這趟旅程，我的朋友總是不斷教會我許多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儘管外在環境辛苦，我遇見了：包容「長子變成長女」的茶農家庭、不離不棄的 HIV 跨性別伴侶、等待真愛的靦腆陰陽人青年、擁抱明星夢的跨性別模特兒、豪邁萬千的陽剛女同志，還有變男變女變變變的好爸爸…。

生活很辛苦，但他們很珍惜，依然勇敢作夢，不論是個人的簡單小夢，還是酷兒社群的人權大夢。我看見努力過活的彩虹人。

二個月時間，我以非常低限、貧窮的旅行方式，一個人闖入了尼泊爾酷兒朋友的生活。藉由訪談、攝影、共同生活、參與活動...真實貼近他們的生活實境、體驗他們的性別困境、親自看見他們如何在貧瘠高山中展現個人樣貌。對我而言，這趟旅程，是研究計畫、是藝術計畫、更是給自己一個重新看見自己和別人生命的機會。

尼泊爾的正式國名叫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但我更喜歡另一個版本: Never End Peace and Love。



同志大遊行隊伍前方的異性戀女孩

我們要記得，永遠不能停止愛。

希望以此行鼓勵台灣的酷兒朋友們，用力活著並期盼一個更友善多元的台灣社會。

感謝這一路上，分文不取、義氣相挺的陌生朋友；

感恩這一路上，展現生命、熱情贊助的藍鑽朋友。

這是一篇很難寫的文章，因為有太多的記憶、感動與經驗，不論好壞，都是這趟旅程最美好的一部分。謝謝。

行走，學習做一個快樂的旅人

編舞家林文中用三個半月流浪印尼、印度半島。這趟旅程讓他放下舞團工作稍作喘息，透過閱讀、自處與行走來整理情緒，沉澱，再出發。



文中於西印度的沙漠

文／林文中

在年輕的時候，我很幸運地加入了一個活躍於歐美市場的現代職業舞團，這份工作有很好的待遇，單純地排練與演出、愜意之餘也讓我遊遍歐美許多國家，反而離台灣較近的東南亞，除了香港之外我全沒去過。

流浪的一開始，我在峇里島待了快四十天，前面三週待在農田旁的民宿靜靜地閱讀、休息、觀看農人耕作，學習如何與孤獨相處、如何讓心情歸零。有時我也會騎機車到 Ubud 看演出、到 Sanur 做日光浴，或跟著旅遊書的建議到處走走看看。這段時間內我並沒有逃避或質疑從台灣帶來的情緒與混亂過往，我只是透過大量的閱讀、自處與勞動，來整理情緒、產生一個比較健康的自我連結與心理滿足，如此而已。



峇里島的傳統舞蹈

在峇里島的最後十天我騎機車環島，雨季的下午常讓旅人意外地佇留，加上我租來的摩托車一直拋錨，我只好學習去享受這些變數，就跟在印度要學習如何跟當地人討價還價、保護自己不受騙上當之餘，還能保持愉悅善良的旅人心境、去相信人性，來得一樣重要。一個人的旅程沒什麼壓力與包袱，也不用維護或扮演某個角色，但是我仍希望自己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享受當下，也能相信別人，而峇里的環島行是個很好的初體驗。

峇里環島一圈之後，我搭廉價航空飛到「比較像印尼」的日惹，透過不斷地行走，我的膚色變成了如同當地建築物的磚紅色。頂著烈日，每天在大街小巷揮汗穿梭行走，像個遊魂似地一直在心裡思考著最近自身的不順與憤怒，當這些不好的回憶揮之不去時，我就讓自己繼續不停地走，試圖緩和它們，直到心情平靜一點或體力耗盡才休息。每天不斷重複這樣單調的練習。走到後來，我才漸漸了解，自己一輩子應該都沒有能力揮斬這些瞋念我執，只得透過不斷的苦行來調適自己「與其共存」，學習用更謙卑地眼光行走勞動，看待眾生的美與不美，當然也包括寬恕自己的無力感吧！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的很好，但是從峇里開始出發練習行走，進而在日惹一天行走四、五個小時，雖有烈陽曝曬、腳長繭也破皮，但是內心則是越來越趨平穩了。



南印度色彩鮮艷的民間廟會活動

維持這種順遂的步伐與心情，二月初我又飛到 **Chennai**，踏入印度的國度，天真地想嘗試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來繞印度一圈，練習自己「變數中探索」的能力，即背包客稱之為自助旅行「高級班」的自我療癒課程。再者，想讓自己多看多走多體驗，進而忘卻煩惱與彌補年輕時沒有獨自流浪的遺憾（後來，我想我如果是廿幾歲時一個人來印度兩個月，我現在的人生或許大不相同，可惜我當時沒有勇氣或機會）。後來因為提款卡壞掉，還得練習餓肚子與睡火車站的能力，倒是始料未及的。

但是我心中還是抱持一樣的想法，不管環境如何，都試著找到內心的平衡點，原理有點像我練習多年的瑜伽，只是實踐的方式的不同。我很簡單地這樣說服自己，每天繼續往前走，不管自己有多累。

印度的初體驗對我來說，有點像搭時光機的旅程，挺有趣的（即使是噁心的有趣，也常常充滿了驚喜）。看到那些破舊的車輛與建築物、還有那些骯髒惡臭的公廁，好像回到我小時候，三十年前的台灣。然而，印度就是印度。誠如印度旅遊局的宣傳標語：「不可思議的印度！」事實上，獨特的人文景致、豐富的文化遺產，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



印度最南角 Kanyakumari 的孩子們

最深刻的回憶，莫過於穿梭在聖城瓦拉納西的河畔。

沿岸的小徑中，在垃圾與動物排泄物淹沒的泥濘中躡足行走，空氣中瀰漫著燃燒屍體的材火味已令人極度暈眩，而身旁的牛隻又突然排尿，讓我非得在狹小空間中反應靈巧地跳躍閃避。剎那間身後一位赤腳印度大嬸飛快搶前取代我的位置，以雙手恭敬地接捧「湧泉」塗抹在頭頂與胸口上（真是名符其實的 **Holy Cow!**），我目瞪口呆之餘還要機伶地閃躲兩旁建築物中不預警往窗外吐痰的當地居民。

當「物質缺乏」與「衛生不良」的練習進行到差不多時，我移動到靠近巴基斯坦的沙漠中，享受夜晚睡在沙漠中的浪漫。寂靜清澈的星空讓人能思慮清晰地感受到當下單純、自我與睡眠的美好。從 **Delhi** 之後的兩個多星期，我身上就因為提款卡壞掉沒有多少現金了，我試著寬心地進行「縮食」練習，睡蚊子超多的火車站，吃十塊盧比的餅乾度日都是相當深刻、難以忘懷的體驗…生活其實可以很簡單、很美好，看再多劉墉的書可能都沒有一趟印度的流浪之旅來得有實際效用。因為這些經驗是自己的，跟自己的時空產生更多的漣漪與關連性。

謝謝「流浪者計畫」慫恿我出走，逃離框架繼續感受生命的單純與走路的樂趣。這趟長達一百天的流浪之旅後，我發現自己喜歡、也適合這樣心理療程的單純與浪漫。雖然已經快四十歲了，我想之後還是會繼續地行走下去吧，無論在天涯海角，學習感受自己，享受當下，學習當個快樂的旅人！

走過烽火大地，一趟綠色學徒之旅



陳婉寧

環保工作者陳婉寧，前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參與環保體驗課程。她住在沙漠中央的集體農場，觀摩當地如何在沙漠中自給自足，以太陽能發展永續農場。

文／陳婉寧

在中國環境機構服務近兩年的時間點逼近時，正在考慮要留在中國繼續服務，或是再轉往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樣的考慮起因於在中國服務期間不斷冒出的問號：在北京，城市化無可避免地伴隨環境惡化問題，不少民眾急切地詢問：我們該怎麼辦？可以做什麼？

聽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帶，因為地處沙漠，自然資源貧乏，練就出一身讓資源重覆使用或借用太陽能的永續之道。前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不期待得到解決台灣環境問題的捷徑，而是讓身心暫時轉換到另一個時空，只管沈浸學習。

落地以色列的隔日，我前往位在沙漠中央的集體農場 Kibbutz Lotan，展開七週的學習課程。待在被沙漠包圍、約有 150 戶住戶的集體農場內，與城市隔絕，食衣住行育樂大多靠社區內部自給自足、共食共享。

社區電力—太陽能，完全免費又無污染，提供太陽能熱水器發電與浴室內的照明，煮食三餐很容易，只要把食材丟進太陽能鍋，數小時後就是一頓美味；整整 49 天我沒有用過抽水馬桶，因為有生態廁所把「黃金」變堆肥，我挖著廚餘和廁所排泄物，笑著把這些黑金置入堆肥桶，因為我知道這些黑金會讓沙漠菜院的土質越益肥沃，才能有新鮮無毒的蔬果天天上桌；三餐不假外求，只消到菜園裡走一回，現採現摘的食材都是自己栽種；社區內公共建設是以廢棄輪胎、椰棗枝、家庭廢棄物、土石打造而成。

當人類可享受的資源太過便利或充裕，容易變得不珍惜、濫用，甚至無感於「唇亡齒寒」的生物鏈關係。我在遙遠的中東，才深刻感受到這個簡單又困難的事實，也想到近年來台灣興起回鄉種田風潮不是沒有道理的，唯有彎腰低頭看照每一株作物，用心觀察生命的成長，才能建立起尊重生命、珍視地球的態度。現代人離便利太近，冷氣、塑膠袋、汽車、便利商店...隨手可得，雖然，不見得要不便才能體悟些什麼，但試著過些不同的日子，扭轉生活的慣性，在中東我幸運地有了不同的生活經驗，收穫好滿好多。



Kibbutz Lotan 社區居民用廚餘做菜園堆肥

離開 Kibbutz Lotan 後，我開始一個人的旅行，才看見以色列的繁華、開放、消費、宗教，以及隱藏在內的保守與排外。我走過紅海城市，眼看紅海邊海景酒店的開發與觀光化，似與台灣東海岸山海 BOT 相去不遠，城市不是為人與土地而生，而是被海景觀光酒店大口吃掉，千篇一律在世界各地到處可見的海岸城市地景，這樣的紅海城市讓我心生厭惡轉身逃離。

循著計畫好的動線一路往北，到 Be'er Sheva 探訪參與當地的社區農園計畫、到 Ein Gedi 過了幾天徒步健行的時光，孤寂的身影走在無人的礫岩峽谷內，除風聲、腳步聲、喘息聲和心跳聲外，別無其他，這倒讓我有機會觀察以色列是如何做自然保護區內指標系統，以及政府與民間組織如何共同分享自然資源，作為研究調查和社區活動、生態旅遊等用途。

行經 Jersusalem、Tel-Aviv、Haifa、Nahala、Akko、Tiberias 等地，每座城市有不同的氛圍氣味。在 Jersusalem 遇上四十年一次的暴風雪，雨雪天在古城新城間穿梭尋訪，屢遭拜訪機構放鴿子與不回應，想來流浪本就沒有既定計畫，拍拍自己的心，自我安慰。我融不入強大的宗教氣息也難以共鳴，向古老聖城說再見，但在旅行的尾巴，聖城卻意外成為我頻繁前往巴勒斯坦屬地的交通轉乘點。在 Tel-Aviv 和 Haifa、Akko 當了幾週的沙發客、在 Tiberias 騎著自行車環湖、在 Nahala 的農場重病休息...。光鮮亮麗的 Tel-Aviv 適合步行，城市規劃幾乎都向歐美看齊，以色列消費是台北的八倍之高，親歐美的政經心態和想要打造中東最強國的野心，地小人少又飽受歷史上離散屠殺陰影的以色列，有著複雜的國家面貌。

我同情猶太大屠殺，但我也無法合理化歷史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佔及搶取豪奪，不同的信仰要如何共存？彼此尊重？溝通和理解的橋梁如何搭建？我還是局外人找不到答案，直到旅行的後期在巴勒斯坦待了兩週...



以色列 Ein Gedi 健行之旅

那兩週，我走過巴勒斯坦 Bethlehem、Hebron、Jericho、Ramallah、Nabulus、Jenin，才理解為什麼在以色列青年旅社總是與在巴勒斯坦擔任志工的旅者特別有話聊，為什麼我愛巴勒斯坦勝過以色列，為什麼總是千方百計要在巴勒斯坦多留一些時日。去巴勒斯坦前就有以色列人幾近恐嚇地對我妖魔化巴勒斯坦，說單身亞洲女性過去不是遭受被強暴就是被搶劫的命運。上路了，心情感到輕鬆自在，一路上總有貴人相助，並為我上了一課。

在 Jericho 遇到一名大學生，他不平地向我傾訴總有一天巴勒斯坦要收復失土，他說，母親在美國生下他，就是希望拿美國護照可以更「罩」得住，他努力學習英語，因為他要把巴勒斯坦的血淚精準向外人表達（諷刺的是他是要去學習一種強權語言來訴說他的弱勢）；在 Nabulus 的導遊 Majdi Shella，即便深具國際援助計畫的經驗，每年總是接待許多國際機構或國際援助者在巴勒斯坦開展公益專案，他領著我走過古城的每一道細節，表面平靜下我還是感受到他的怒氣，仍強調以巴雙方不可能合作，仇恨與不平始終存在；一位抱著孩子的爺爺提醒我，許多巴勒斯坦領地還埋有以色列地雷，遊客和小孩千萬不要在荒蕪之地遊走，以免成為雷下魂；一位農人告訴我：田地總遭受以色列軍人的破壞或者將水源攔劫，灌溉或民生用水顯得特別困難。



以色列軍人與巴勒斯坦孩子們

以色列位在巴勒斯坦內的屯墾區花木扶疏，樓房精緻，但出了屯墾區就是一片貧瘠的黃沙土壤，因為，水資源總是第一優先被以色列領地所截取。在 Bethlehem 有一位耕耘巴勒斯坦數年之久的英籍年輕人 Tim，開設「樸門永續設計農場」，透過工作坊和社區計畫，把人放在環境裡，用最少的資源解決生計、能源、糧食安全等問題，並協助建立起巴勒斯坦農民自給自足的生活能力，而非仰仗進口資源。

每次結束巴勒斯坦旅程，在以巴交界通關時，公車上除了以色列籍、外籍觀光客不必下車受檢外，其餘巴勒斯坦籍乘客都要核對身分並接受盤查。我看著車窗外大排長龍又眼神無奈的巴人，心裡不禁湧上這簡直是一種無形的羞辱和強暴啊！



Bethlehem 樸門永續設計的農場溫室

穿越以巴兩境的心情迥異，讓我在以色列如坐針氈。回到最初旅行的源頭，環境議題從來不是置身社會或與人的鑲嵌之外，不是訓練自己成為一個只關心環境的專業者，而是能夠有更多元開放的心胸，提出因地制宜的創意方案，來解決環境議題。

閉上眼，再張開眼，抵達台灣。原來我的旅行現在才要開始。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以色列綠色學徒之旅」專欄系列文章發表：

<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37895>

從台灣梅山到湖南長沙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研究生林名遠，在湖南博物館的網站搜尋到外曾祖父戰亂期間的一封絕命遺書，開啟她重返大陸老家的契機。她用攝影機記錄家族的遷移史，以及第二代兩岸生活的近況。

文／林名遠

2011年，我在湖南省博物館的網站，搜尋到外曾祖父的一封絕命遺書。



林名遠

外曾祖父劉厚福，生於民國元年。西元1927年爆發馬日事變，這場政變造成國共分裂，外曾祖父在長沙瀏城橋被國民黨處決，那年，外公出生僅四十天，母親改嫁，便由奶奶一手帶大，十七歲因戰亂流轉來到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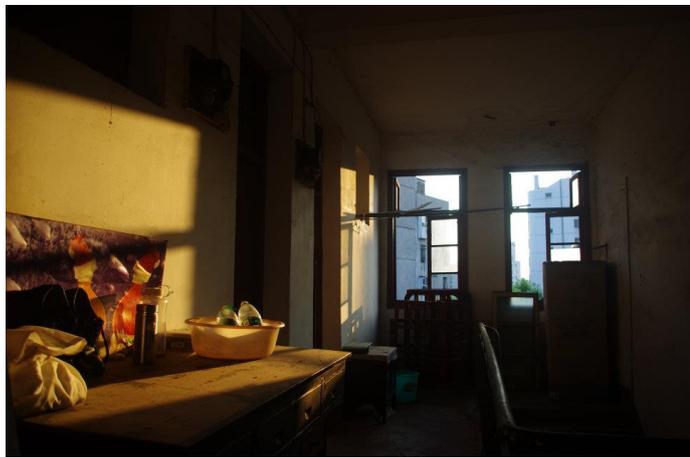
我，七個月大就讓外公帶大，從小隨著他四處與湖南同鄉串門子。我知道他的老家在湖南，但是，關於湖南的一切並不熟悉。外公在湖南老家和南京的親戚寫信來，因為年事已高加上生病，外公無力一一回信。2011年仲夏，我帶著外公的親筆信，錄製了他的影像，前往湖南，展開外公家族史的首次拍攝。



長沙，一個大興土木的城市

這一路結識了許多朋友，有從事紀錄片的、有編劇、也有辦影展的青年。2012年，我獲選流浪者計畫，再次前往湖南進行第二階段拍攝，並將拍攝視角投入表姐與表妹等同輩親戚的生活。

我到長沙拜訪慧君與雙龍表姐妹。我去看了烈士塔，也去了瀏城橋，烈士塔周圍遊客如織，對我而言，烈士們的精神已形同虛設，而瀏城橋已經成了市區交流道，車流不息，1930年外曾祖父被處決的槍聲，早已隱蔽在長沙的喧囂與繁榮之下。



表姐惠君的單身宿舍

表姐慧君是典型的上班族，生活步調穩健，反觀與我同年的雙龍，還在城市裡以打游擊的方式討生活。雙龍，今年二十六歲，中學就離開湖南衡東鄉村，到都市求學、賺錢，就像早期的台灣青年一樣，離開僻鄉到都市討生活，她與一對新婚的同學住在七樓的閣樓裡，一房一廳一衛浴、一隻貓。藥理，是她的專業，可是在這裡，專才教育似乎沒有保障，雙龍說，她讀的是一門就業飽和的學位，「也許，現在讀什麼好像都是飽和。」表妹無奈地說。

一晚，妹子訂了晚間十二點的火車票，要與好姐妹去東莞玩耍流浪。朋友去會情人，她去當電燈泡。妹子說，她習慣一個人閒晃慣了，自己有個相愛的人，被迫分開的原因，是因對方的父母嫌她沒有錢、沒有房、長得不高、沒有固定工作、家裡不富裕。她心平氣和地說著，好像這就該是一種常態。表妹羨煞我的旅行，充滿著浪漫想像。但她不知：我堅持要追尋外公回鄉之路走一遭時，與家人有過多大的衝突。那趟旅行並不浪漫，甚至沉重，因為，那股積累在心中想要赴湖南的衝動，最大原因是：我擔心身體孱弱的外公，能否在有生之年見到家人替他完成再次回鄉的心願。

2012年，我再返衡東，拜訪輝榮叔祖父。叔祖父一個人在家，年輕人都外出工作了。臨走前，叔祖父給外公寫了信，信裡說自己原想來台灣一趟，可是年老，又說年輕人都外出了，鄉下沒發展，自己一個人過生活，心裡寄望下一代要加強聯繫。

雙龍每天花近兩小時通車，她說，寧願選擇遠距離的工作地點，因為想要改變環境。雙龍的姐妹們陸續結婚，只有她，玩樂的生活一成不變。我問她是否有夢想？她說：「不敢想！」她的許多想法只能往肚裡吞，一天，終於在我面前爆發，嚎啕大哭。來自外地的我，無法給她分析與幫助，只是被震懾。我在台灣沒有妹妹，卻在長沙有個妹妹，或許這就是親情吧。



外公的老家 - 湖南衡東禮厚村

2011年到湖南時，我尋找的是上一輩的情感溫度。上一代的人只能靠著書信往來，隔海遙望。外公與兄弟用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感慨，道出彼此的內心焦灼。第二次再回故鄉，我尋找的仍是情感，而這情感落在了我的這一代，一個跨越兩岸新的情感橋梁慢慢築起。

如今，阻隔兩岸的不再是有形的距離，而是從當年戰亂起，我們早已被劃分開來，彼此走過噤聲年代，遭遇不同歷史的事件，從台灣的白色恐怖與對岸的文化大革命、民主自由與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兩岸的人即使身上流有相同種族的血液，卻已是裝著不同思想、價值觀的腦袋。

1949年，外公來到台灣後，這個家族從零開始，生根並有了茂盛的支脈；另一岸的家族也走出自己的路，或許並不需要我這個突兀的角色滲入。我無意一肩扛起兩岸的家族，但外公當年帶回家鄉的泥土與水供在神明廳上，或許就是這無形的鄉愁，督促著我追尋外公的腳步，重新牽繫起已失落五十年的家族情感。

筆尖上的流浪 學校裡的流亡

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林汝羽，深入印度藏人學校及屯墾區擔任教師培訓志工。她以文字描繪當代流亡藏人現況，以及世代藏人生活態度的轉變。

文／林汝羽



TCV Ladakh 著藏裝擊鼓迎賓的孩子們

流亡學校裡的「流浪」教師

由於我的流浪計劃是書寫從西藏社群在印度從流亡到定居的過程，需要長時間待在同一地建立關係，2011 年底，我應徵上印度的西藏兒童村學校（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簡稱 TCV）第一屆藏人漢語教師培訓志工，2012 年 2 月初，我從德里藏村 Majnu ka Tilla 搭乘夜行巴士回到達蘭薩拉（Dharamshala），這個我曾來過一次卻幾乎一無所知的小鎮，從下雪的 Upper TCV（TCV 本校）開始，流浪於 Himachel Pradesh 省的不同 TCV 分校，直到燠熱的夏季來臨。

TCV 是一所非營利組織經營的私立學校，主要收容從西藏徒步穿過雪山逃亡而來、在印度無親無故的未成年人。孩子在集體家庭（Kim Ts'am）同灶共食，學習課業與生活技能，操演擬親屬關係，以日常生活建構社會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持系統與歸屬感，造成一種「家」的文化情境不斷再現於校園內各種不同型式的社會關係互動。

Upper TCV 在 Dal Lake 湖畔的校地包含：三十多棟集體家庭宿舍、五座高中生宿舍、幼稚園到高中部的教室，另外還有辦公室、大食堂、禮堂、寺廟、麵包房、小賣部、製麵廠、診所、職工宿舍、老人住宅、招待所、籃球場...，以及全校師生花七年時間打造的足球場。所有建築傍山而居，從球場旁林間小徑往山下走幾公里，則有手工作坊、木工作坊，和一棟緊鄰著醫院的退休職工安養院。由於學校就像「家」，因此從這裡建立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延伸到其他場域去發掘流亡到定居，不同家庭、不同版本的故事。



TCV 校園內集體家庭內部一隅

2 月到 5 月，我在 Upper TCV 擔任教學志工，協助 TCV 學校訓練漢語教師。早晨五點半在集體家庭孩子們誦經的聲音中甦醒，八點半上課，十一點到中學部參與觀察，下午再上課，改作業，與其他志工開會，利用空閒訪談學生，前往流亡政府教育部訪談官員，晚上看學生晚自習，輔導個別學生，生活忙碌而充實。流亡西藏學校學生的語言程度不一，學生家庭與學習背景相當多元；參加受訓的老師們來自各地彼此語言程度落差很大、心理上也還沒有準備好。藏人學漢語除了經濟動機，也帶有幾分政治色彩...，這些複雜的因素都是我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摸索歸納出來的，在資源很少的情況下只能不斷分析跟調整方向，用各種方式整合團隊，努力去描繪與達成理想中的目標。這是因為我們都相信，透過語言能夠產生更多對話的可能，除了改善流亡藏人學生在印度就業市場上因為

缺乏公民身分所面臨的困境，也有助於和平緩解西藏與中國漢族國家之間的衝突。我對 TCV 漢語課程的協助並未因師培結束而中止，至今持續不綴。

有故事的人：多杰、卓瑪和我



流亡藏人多杰與汝羽合影



在 TCV 學校托嬰部，孩子們都要分擔家務

先前由於簽證因素必須離開，我在八月雨季回到 Upper TCV，在退休職工居住的木板鐵皮屋裡訪談老一輩的流亡藏人。

多杰，今年 94 歲。13 歲時出家學習佛法，離開家鄉藏東一路流浪到拉薩，做過牧羊人、乞丐，最後在哲蚌寺出家，遇上上個世紀中國入侵西藏，曾加入「泗水六崗」志願軍與共產黨軍隊交戰。戰亂中，多杰不得不跟隨著遷移潮撤退到尼泊爾與西藏邊境，最後被遣送到印度境內。

1960 年 TCV 成立，最初借用英國殖民時代的一棟空房子來收容流離失所又失去雙親的貧苦孤兒，照顧他們的同樣是從西藏逃出來的年輕人。原本在 Shimla 築路的多杰，受校方徵招加入擴建校舍的工程，就此待在學校裡服務直到 60 多歲退休。94 歲的老人坐在陰暗潮濕僅供容身的木房子裡，用顫抖的手指細數一間間他參與建造過的房子，熱切地訴說故事細節。我和擔任翻譯的 12 年級學生一起攤開地圖圈出他流浪過的地方，畫出他這一生顛沛流離的路途。多杰笑開了只剩四顆牙的嘴，只能用發音確認地名。我想像著 80 年前那個剛離開家的小男孩，幾天沒吃飯了，躺在無人草原上看星星卻好滿足的樣子。我身旁已離家 10 年的 25 歲大男孩，則透過藏文編寫的地圖，尋找父母親所在之處。

從收容中心開始，TCV 的組織編制逐漸成長為包含：托嬰部、蒙特梭利幼稚園、完全中小學、職業訓練學校與大學。近年來辦學受到當地社區肯定，TCV 目前也有印度、尼泊爾及海外學生入學就讀。如果沒有第一代及第二代流亡藏人不計較薪水在校服務，以及國外資源挹注，流亡教育將無法發展到今天的規模。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成就 TCV 教育精神的核心「Others Before Self」。

住在安養院的卓瑪，14 歲獨身追尋達賴喇嘛離家幾萬里，15 歲開始在紅十字會成立的小診所擔任翻譯，16 歲進入 TCV 托嬰部工作，她和幾個 20 出頭的小姑娘必須照顧將近 30 個不滿 3 歲的嬰幼兒，每天爬山撿柴煮米湯，24 小時不間斷地照顧，只為了讓更多孩子活下來。我驚訝地說道：「14! You were just a teenager!」將近 70 歲的她露出像少女般的笑容說：「Yes, I was a teenager.」

終身未婚的她，從幫忙將成人衣服拆開重製給小兒穿的縫紉幫手，到執掌整個托嬰部，擔任「家庭媽媽」多年之後被派往英國七年，和其他兩位資深「家庭媽媽」一同照顧二十多個流亡西藏小留學生。儘管當時出國念書的小留學生最後沒有一人返回印度服務，卓瑪在結束英國任期後回到 Upper TCV 擔任集體家庭總管，每天透早六七點工作到深夜，這種忙到幾乎沒時間吃飯的生活一直持續到她 61 歲，身體狀況持續變壞申請退休後才停止。

十月，我著手開始把這些故事編成學漢語的教材，並請學校的漢語教師和懂得漢語的學生審定。在 Upper TCV 初步試教後，學生的反應很好，甚至將故事翻譯成英文，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不懂漢語的學生一起來閱讀。

三月多某次下山，我在 McLeod Ganj 遇見紀念自焚的燭光悼念遊行，隊伍的主體是僧侶，也有許多外國人參與，一起大聲呼口號，中國遊客紛紛走避。我站在團結嘶吼的流亡藏人隊伍身旁努力聽著，試圖理解藏文口號的內容，同時意識到我的「流浪」可能會跟我之前所想，以及別人期待聽見的都不太一樣。將近五個月的時間，我住在校園裡，體驗從旅行到移居的滋味；用雙腳行走上山下山，聽許多人講他們自己或父母親的故事，其中不只是從西藏逃到印度，還有從印度偷偷跑回西藏的驚險旅程。師培期間我住的地方有廚房可以開伙，即使買菜不方便、種類選擇也很少，我把從台灣帶來以及家人陸續寄來的許多藥膳燉補包變成一鍋鍋熱湯跟同事與參加受訓的老師們分享，還常替同事學生們燉中藥。因為熟悉於「在路上」的生活，我的學生跟同事們就像是我流浪旅程中的家人，我們一起在流亡中創造屬於我們的「家」的意義。即便是短暫的溫暖，卻能支持我們在接下來往往只有一個人能夠完成的路途中，再往前多邁出一步。



310 西藏抗暴日大遊行

在「流亡」與「流浪」中摸索意義

結束流浪後，當我再度開啟檔案閱讀，一年前那個拿到獎學金去印度交換學生，卻不好好上學，在難民聚落、台商工廠、城市貧民窟與陌生村莊四處走跳的女孩寫著：「我一直在找尋一個平衡點，準備和陌生人分享旅行與研究調查中見聞的故事。他者做為一面鏡子，反映與投射我們的觀點與判斷、分類的依據。當他者的故事被訴說，『我』與『你』的界線便有了反思與跨越的可能。這幾年下來我越來越清楚，這不是正統的學術寫作能夠做到的，如何用簡單的語言對一般人說一個令人感動、意義層次豐富的故事，啟發不同的思考觀點，可能是最艱深的技藝。」我和我的筆，仍然在當初設定的這條道路上前行。

這份流浪筆記完稿的當下，我在印度西北沙漠中一個有湖的小鎮 Pushkar。這座小鎮是我 2012 年旅程的終站。去年那個東奔西跑的女孩在達蘭薩拉的時候寫信給台灣的老師，信中描述自己像是一條河流，希望自己永遠不會枯竭，雖然不知道會流向何方，但只要能夠潤澤兩岸便已足夠。其實我一直都不很清楚該往哪裡走，隨著道路不斷變動，我知道我的追尋是去探究人活在這世上的意義，並去實證種種假設能夠被應用的可能性。我拿穩了工具就出發，謝謝雲門替我加滿了油。

伊斯坦堡晃遊有感

劇場工作者姜富琴，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堡拜訪當地女性劇作家翟內普·卡札爾，也循著土耳其著名小說家帕慕克的路線，找尋自書本中讀來的土耳其印象。

文／姜富琴

旅程的一開始，就失去了目的。

從 Ataturk 機場搭地鐵轉輕軌進伊斯坦堡城，到寄宿地放好行李後，迫不及待出門去 Taksim 廣場。日落時分，一路十幾小時不覺餓，只覺轉兩次機稍累，我的胃卻在吞下到此處的第一杯飲料後開始崩潰。大街上，我一邊閃躲男人的搭訕騷擾，一邊找街角嘔吐，很荒謬也很人生。稍晚我在筆記上寫下：旅程的一開始，我就失去了目的，那是好事，從失去再開始建立。

第三天心緒才算真的安定下來，身體也停止發抖。雖然很難說得準自己在幹嘛，這段旅程的終結會如何，只是人在途中，一切只能朝著終點前進。心裡有點急切，因為好多東西都需要時間才慢慢清晰地浮現。不過有件事情倒是很鮮明地一直跳出來：一路憑著我僅知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對這城市的描敘字句，心裡面閃現的旅程卻是屬於父執輩的離散經驗。小時候聽來的移動故事，多半是莫可奈何的命途弄人，被逼的多於自願的。原來在我的情感底層，旅行從來就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種飄流，不屬於某社群某地的零落。至少有好幾個禮拜我一事無成，連「放空」都沒做好。因為文化衝激太大太美好，搞得人頭昏目眩。約一個多月後，第二次感冒時，我寫了一句結語：把自己照顧好。好似給自己的雋永箴言（還好不是遺言）。



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



新城區的格拉達高塔



富琴於荒野中的古劇場

伊斯坦堡是屬於旅人的城市，混雜著各國來的流浪者，在這裡，我們都失去了名姓，失去了背景。偶爾在小站小館裡相遇攀談相儒以沫，然後各自飄流。有的時候站在車站大廳看著到各城市的車牌，本來要去這個城市臨時買票又去了南北完全相反的地方。留又如何？走又如何？突然有種禪意。從以前就發現自己愛在城市裡流浪，看可以晃遊到那種程度。在這裡，逛超市看街景看人，有種熟悉，我還在做著我在台北城中做的事，只是世界擴大了，碰到的人種多了。在這裡，歐美非亞幾乎都來了，大家都是外來者，意外地感覺很平等平和。

隨著氣溫直線下滑，隨著海風強烈入侵海港城市，我發現自己太深入伊斯坦堡，一不小心，迷戀上這城市的各個角落。不管是名聞遐爾的聖索菲雅大教堂，或是 Balat 重新整理貧民窟後的復興中的社區，或是舊君士坦丁堡的荒頹圍牆，無名的悸動在心底角落像根苗般悄悄滋長。隨著季節進入陰冷溼重的冬季，我擔心自己是否可以無牽掛地全身而退。現今回頭看，但願當時不擔心，而更努力地把自己炸碎。

待在伊斯坦堡的夜裡我總是出門去走路，然後夜半凌晨穿過夜霧回到房間，在面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及馬爾馬它海峽交匯的窗戶前安坐寫著隨筆。這樣的路徑聽來熟悉？可是大作家在路上看著繁華都會的夜面，心裡衝激著母親對他要做藝術家的擔憂與告戒，未來冷酷的現實與海城冷凜的空氣交織——我多麼希望在踏上相同的路程，以了解他從現實逃脫的路徑，卻不想在我的獨行路上遭遇風險。



新年，藍色清真寺開放二樓給女人參加禮拜

身為一個女人，在滿是旅人的塔克辛廣場週邊，無法從城市夜晚得到現實的一點安慰，反而更糟，連逃離的出口都遭封死。（就算到十九世紀後半，女人獨自上路「walking out」這件事，在西方都還有著與性或求愛相關的聯想。）人們猜測你居心叵測。這女人發生了事情，是旅人的錯，畢竟她給了人可趁之機啊。

明知不保險，但還是跟著帕慕克夜逛的路線，從 Cihager 穿 Galatasaray 巷弄去到 Taksim、又或下坡從 Tophane 沿輕軌車道一路去到 Kabatas（我走不到 Besiktas），海邊看完人夜釣後坐纜車去到 Taksim。既然喜歡獨行，就不裝無辜，每日吞顆避孕藥，於是天不算太暗、夜不算太冷的時候，有些巷子還是可以快步穿越，有著最壞的備案。

大部份的時候，我很緊張，又或著感覺很孤單很想念朋友，但又覺得這樣的孤單得來不易於是我緊緊抓住，捨不得讓人破壞這份和天氣一樣越來越寒冷的孤單，連同冬天的溼冷空氣一起裹在身上當作旅行風衣。

曾經土耳其女劇作家 Zenep 問我最喜歡伊斯坦堡那個的角落？我愣了很久答不出來。現在我有了答案：Galata 橋。造橋的用意是為了過道兩岸，但他們把這裡當成露天釣魚場排成長長的人龍，歡樂又充滿收獲的活力，橋下則是海鮮餐廳，他們一點都沒有浪費這座橋，鮮明地表現了這座城市的性格。這城市的居民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半夜有人在橋上替人刺青賺錢（但真的有客人）、停車場建在屋頂上、夜半鬧區店打烊後，流浪的年輕人自行接了無線網路上網。好天氣曬地毯，路邊多了許多畫作、某些大樓住戶直接用籃子放錢垂下給店家，店家再把東西和找零放入籃中...伊斯坦堡有自己的城市文化。

第二週以後漸漸發現，如果你要在一起地方長住一段時間，完全不瞭解人家的語言，其實不太禮貌，尤其他們人很好又熱情。我在街上碰到過一個老婦人跟我說了一堆，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她要來和我說話以及她怎麼會覺得我聽得懂，反正她一直指我的眼睛，我就當她說得是我眼睛很漂亮，反正總不會是什麼我眼睛會瞎掉之類的話吧。後來她摸摸我的頭就走了。不懂語文其實無法深切涉入一地真實的生活，我這麼覺得，不過這也是旅人的宿命，因為足跡輕輕，剛好適合移動。

沉默的反抗——中國獨立書店之旅小記



劉虹風

小小書房店主劉虹風，60天走訪香港、大陸近20城市，60多家書店。她與書店經營者交流，並觀察書業變遷對大陸書店的影响。

文／劉虹風

6月10日深夜，抵達青島，此行的第八站，預定路程的一半。我在青島滯留了比原先預期還要多兩倍以上的時間。

一開始，我以為是這個城市的舊城吸引了我：德租界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歐式風格、幢幢別具特色的大塊石造建築，迥異於一路行經的大城無聊至極的高樓巨廈；一開始，我以為是青島臨海，讓我想起了家鄉——縱然我甚少思鄉，況且那片海域，與我家鄉的海域無一相似之處；一開始，我以為是那一晚，當我從咖啡店離開，一腳踏進舊城市街時，發現自己被海霧包圍，而不遠處，傳來了汽笛的鳴響。

我以為，是因為那一晚的霧氣與汽笛，讓我成為旅人，讓我感受到了身在異鄉的浪漫，使青島留住了我。

然而，當我意識到，我必須動身，必須前往此行往北的終站——北京，而後就要往南，一路歸返之時，我才明白了內心緩慢的潰決。青島，只不過是我拒絕前往的一個理由，一個藉口。

然而，那時，我以為我純粹是訪談太多，累了，行程太趕，倦了。真正的理由，直到我即將離開中國的一個機緣，我才有機會醒悟，睜眼，看見。

香港、深圳、廣州、南昌、杭州、上海、南京，青島，然後我必須從北京往鄭州、西安、成都、重慶、貴陽、昆明，經過南寧，取道廣州、香港，返回台灣。這一路，困難的不是震撼於兩岸文化的巨大差異，所帶來的不適應症；困難的也不是，每隔數天，就得穿越人群滿溢的火車站，擠上車行數十個小時的臥鋪；困難的，更不是擔心每日下肚的食物，是不是有地溝油，有沒有摻什麼化學致命物質；困難的，也並非是，在中國大城市裡，食衣住行的民生消費，遠比我預期的還要高上一倍；困難的，也不是在每一個比台灣的城市還要大的城市裡，走上好幾個小時的路，只為了尋找一間堅持佇立的小書店；困難的，更不是一天兩天聯絡不到書店老闆，眼看著就要離開，還沒辦法跟對方會面，聊上一聊。



青島的歐式建築

我從未曾擔憂，這趟旅程得完成什麼，而沒有完成什麼。我將之稱為自我專業修業之旅的這趟旅程，透過每一個城市、每一間書店老闆無私的、長達數個小時，甚至是一兩天的陪伴、交流，收穫多到我無以為報。在自我的專業領域裡，這一趟所見所聞，遇到的人、走進的書店，買到的書，觀察到的狀況，都足以讓我對於實體書業的變動，有更多元、更深層的理解。

理當，我應該要因為這樣的收穫，而感到豐足、喜悅，那麼，內心裡逐漸崩毀的那個區塊，是什麼？

6月17日，在北京的第二天。很少安排書店以外行程的自己，立定決心要去一趟天安門廣場。在那附近，有一間小書店，叫三味書屋，位於復興門內大街上。街，非常大、非常整齊，街與街的轉角方正，放眼望去鮮少超高大樓，視野寬闊，然而，站在街角等紅綠燈時，不知為何有一種「在天子腳下」的肅穆感。



三味書屋

三味書屋主體，是一幢磚造的二層獨棟建築。門口有一塊看板，上面羅列了歷年來所舉辦過的座談，都是非常冷硬、嚴肅的人文政治、社科類的座談。書屋的主人是一個頗有年紀的婆婆，她自稱老劉，問起經營與講座的事情，她說：「被盯得緊，去年（2011）座談就不給辦了。」我突然想起，剛要進書屋前，屋子側邊站了兩個公安。

天安門廣場，沒有想像得大，然而，也確實到大，遊客在廣場上看來不過就是螞蟻幾隻，沒有具體的實存感。我沿著廣場的地磚緩緩走，想像二十年前，那群學生，以什麼樣的姿態，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坐在這裡，一天又一天，直到他們的理想成血，被噤聲、被驅逐，彷彿從人民的記憶裡被抹去，煙消雲散。

同一天晚上，我拜訪了北京最負盛名的書店「萬聖書園」的老闆劉蘇里——一個支持、聲援劉曉波的右派知識份子。走過幾個城市，一一拜訪書店，談起中國民營書店時，就經常聽聞，中國書業最重要、最富影響力的幾位人物，劉蘇里就是其中一位。萬聖書園鄰近北大，想當然耳，北大師生是最大的客群。萬聖書園本身給我的啟發很大，而劉蘇里對於書店的經營方式，也讓我收穫良多。

然而北京，或者說，這一個多月的中國行旅，有什麼地方讓我感覺到深深的疲倦——內在的、幽暗的，自己所探索不到的地方，有什麼東西一直不停地在流失。

7月5日，在29層樓的諾福特酒店，腳底下，貴陽的城市景觀一覽無遺，抬頭，是這兩個月以來，第二次看見的藍天。中國書業的前輩蔣磊，跟我約在這裡碰面，聊了許多，不只聊書業的種種變動，也輕描淡寫地提到了一些政治上的情勢，對於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影響。「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公安就去找劉蘇里，起了一點衝突。他在病床上躺了兩個月才下得了床。」蔣磊講起這件事情時，簡直不帶一點波浪，平淡、淡然。



北京萬聖書園

然而，就那一刻，從她的目光裡，我們兩人對視的瞬間，我清清楚楚聽到了內在某根線斷裂的聲音，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那一直在崩毀的，究竟是什麼。



北京天安門廣場



南京先鋒書店

那一踏進深圳，就開始被壓抑，因而，身體、內在也會開始學習自我壓抑的機制，早就啟動了。人，活在那裡，看起來並沒有人拘禁你、禁錮你，架著刀子恐嚇你，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說。然而，你自己知道，什麼是「可以的」，什麼是「不可以的」。

一直到快離開前，我才意識到了那個深層的壓抑與控制——它無所不在，密密織就起一個透明的網，你無所選擇，因為，那是你每日所賴以存在的生活。

巨大的悲傷當下襲捲了我。

那是什麼樣的生活？我確確實實地感受到了，憤怒埋藏在我遇見的這些人們的心中，想起了南京，先鋒書店老闆錢小華曾經說過：「或許，在中國，開一間書店，就是沉默的、最大的反抗與抵抗」。

小小書房部落格
相關專訪

<http://blog.roodo.com/smallidea>

http://mag.udn.com/mag/reading/storypage.jsp?f_ART_ID=407598

上帝早就安排好的花香之旅

曾參與阿里山鄒族部落社區工作的陳芳哲，前往四川偏遠村落，參與「花香藝術館」駐點志工，參與偏鄉社區服務。

文／陳芳哲



至四川省兜山鎮進行助學訪視

我曾經參與阿里山鄒族山美部落的社區工作。在這個曾經飽受莫拉克風災中摧毀的部落裡，擔任學生課輔，社區媽媽的培訓，青年服務教育，鄒族母語的傳承，也參與了部落工藝品的研發、農產的小型自助攤販，文史紀錄工作等等。

原本流浪的計畫目標是選擇西藏偏遠村落。我原以為，只要是村落都一定會有孩子，有孩子就一定需要教育，只要有教育需求，我就會有發揮的地方。以為帶著羽絨衣，入藏紙，還有瞬間的勇氣，其他的到了那邊再說。卻因為西藏僧人的自焚數字讓入藏紙的申請遙遙無期。退而求其次，來到最接近西藏的任何一個省份，來到四川成都——一個飛行時間三個小時，對我來說又近又遙遠的城市。

2012年12月18日，拉著永遠都不會準備好的行李與心情，來到成都的社服機構「花香藝術館」，參與當地的社服工作。

花香藝術館位於三聖鄉，在成都市的東南郊區。三聖鄉擁有四川最大型的花卉市場，中國政府將過去留下的老舊農舍規劃為休閒觀光園區「農家樂」。花香藝術館就開在是園區。



花香藝術館

花香藝術館的女主人曹小姐，外號婆婆，為香港籍的資深社工，2008年南亞海嘯後，與友人創立「無國界社工」組織，為附近各國提供災後與輔導服務，而後又從中國沿海深入內陸，至2011年決定於四川長久待下，2012年開設花香藝術館。

花香藝術館是一所以小型「社會企業」型態經營的社服機構，以其籌得／賺的經費來改善社會。為了維持營運，花香藝術館除了提供簡單的飲食、住宿與寄賣少數民族藝品，也提供藝術教學、助學體驗、諮商輔導課程做為收入。並每年定期回香港募款。

剛開始寄居花香時，我還暗自規劃著要怎麼樣偷進西藏，卻沒想到接踵而來的服務活動，讓我連再搜尋西藏的機會也沒有。社服的地點以四川為中心，往四周輻射到各個偏遠地區。去了涼山、布拖、自貢、富順、龍馬、都江堰、綿陽、北川…



師生比為 2：100 的幼兒園

中國貧富差距很大。在成都市裡看見的是跑來跑去的名車、一間比一間大的百貨，而到了偏遠村落，孩子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才有學校，有的地區還無法供電與自來水…中國內地孩子很多到國小畢業都沒有機會接觸藝術，花香的助學計畫除了將學雜費補助直接送到學童的手裡之外，也租借村落裡的一間小空間，準備當做圖書及藝術教室。

接觸到居家還沒有電燈的村落，獨力照顧臥病爺爺的女孩，第一次上美勞課的小五生，每天花不到八塊人民幣的家庭。

中國內陸城鄉對社會工作的資源與認識都還貧乏，加上婆婆的港澳身分，比起中國居民能使用的資源更為緊缺。但花香還有許多熱情的志工青年，這些情景他們來說，都是自己親身的遭遇，而現在回來服務都是為了幫助與自己有同樣遭遇弟妹們。

今年將從理工大學畢業的學剛，參與「石榴花助學計畫」，從規劃到執行幾乎都一手包，因對建築有興趣，經婆婆推薦到香港的建築事務所見習；婷婷，花香的店長，只要婆婆出門訪視，就是她在店裡獨挑大樑，未來三年規劃拜師學習蜀繡，希望跟羌繡作融合；Mi，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腳，但她沒有怨天尤人，除了充滿感激之外，正在修習社工專業，未來要當一名專業社工人員。

70 天的流浪，沒有九寨溝、熊貓中心，沒有川菜美食。我遇見，在開飯前爽朗高唱祝酒歌的彝族朋友，和擠在春運火車上 32 小時，跟著雲南青年嗑光一斤的瓜子；走在小路上，被趕著吃早餐的牛群推到一旁…

這場旅程是一連串的機緣巧合促成的。



正在紡織的彝族

若不是因為去不了西藏，我不會到四川。原來我和婆婆早在 2010 年有過一面之緣，她來台灣觀摩莫拉克風災的公益園遊會，曾來過我照顧的攤位，但我們彼此沒有絲毫印象。反而當時一同來台的澳門朋友，這幾年來台住了我家幾次，也上到嘉義阿里山跟部落媽媽們體驗過農事。我在山美部落服務的初衷，和花香藝術館的社工們是相同的，但如何堅持與精進，是永遠不斷詢問自己的課題。這一場誤打誤撞，都似乎是上帝的安排，要我回去部落，告訴村裡的孩子與媽媽們：別急，只要你堅持，所有的好事都會因你而共同成長。

彷彿一場夢

正在巴黎瑟基高等美術學院進修的江凱群，赴約旦學習傳統馬賽克工藝，體驗西亞文化。

文／江凱群

到訪約旦以前，我沒有準備或者任何想像的依據，這趟旅行恍如夢境：我將前往怎樣的地方旅行？我會邂逅些什麼？

初抵約旦的第一印象是空氣好乾，靠近沙漠氣候帶，皮膚明顯的感受到環境的乾渴。氣候的改變，讓初到約旦的我咳和嗽不停，但如今回憶這一趟流浪，依舊回味無窮。安曼、馬達巴、死海、尼波山、佩特拉，直到世界的盡頭。這趟約旦之旅，是生命的新體驗。

一般的旅行指南建議，不要在「齋戒月」期間旅行。我這趟約旦行，正好有大半的時間是在齋戒月度過。為什麼不要在齋戒月到訪回教國家呢？齋戒月時，回教徒在日落叫拜前不能進食。因為不進食或飲水，所以人沒有力氣工作。賣飲食的店家大部份白天歇業，行政單位、機關行號也縮短上班時間，交通運輸班次也會減量或停開，因此並不方便旅行。但我覺得，這是認識當地文化的好機會。



凱群於約旦的佩特拉古城



仔細清潔馬賽克古跡上的塵土

安曼的清真寺密度極高，以約旦大學附近為例，每步行十分鐘即有清真寺。每天五次禮拜的時間一到，四面八方便會傳來縈繞耳際的叫拜聲，旋律很悠遠。傍晚的叫拜，回教稱作「昏禮」，它的時間是在日落後到晚霞消失期間。這時的叫拜常隨著徐徐的晚風，一掃整日的炙熱，常令我陶醉。有一次我到訪一座小型清真寺，在門口躊躇不前，路過的信徒便熱情地把我邀請進去，一起吃椰棗和阿拉伯甜點。結束以後還有一位老先生邀請我到家裡，吃了一頓豐盛的開齋飯，這個難忘的回憶，讓我感受到當地人的盛情。

旅行期間，我喜歡流連安曼舊城 Al-Husseini 清真寺旁邊的菜市場，在這裡小販們常替顧客把貨品收到黑色塑膠袋裡，它既便宜又「保險」。原來依照約旦當地的風俗，買的東西被他人看到是失禮的事。這樣「遮蔽」的文化似乎也顯示在穿著上。約旦的男子多著長褲，據說只有觀光客才會穿著短褲走在街上，「羞體」是回教的傳統。來到約旦我才發現，原來「圍頭巾」也有美感、時髦之別：有人只包裹頭髮，有人圍起頭巾、還有人完全不露出容貌和手腳，但同時也有不圍頭巾的回教婦女。追求時髦的年輕女孩們，會在頭巾底下墊上一朵大塑膠花，讓頭型變得高聳又渾圓，這個造型是美麗的象徵。

安曼的交通系統很仰賴小巴士，它價格便宜，是許多當地人的交通首選。但是搭乘小巴士並沒有明確的候站亭，也不見站牌。但問當地人，他們卻都知道哪裡可以等車、下車。對我而言，小巴士讓我真正地履行了「流浪計畫」：好幾次坐錯過站、繞遠路、或不知不覺坐到終點，但也讓我發現約旦的庶民生活，收音機傳來的阿拉伯流行歌曲，承載了我這趟旅行許多的回憶。另外小巴士車內的裝飾也是一絕，有些車廂會懸吊著阿拉伯式的布幔，或是貼滿約旦國王的肖像。後來我才曉得：原來乘客直接站在路邊，不用站牌，經過的小巴士就會有默契的停下來載客。而要下車，乘客可以隨意地要求下車，但是車上沒有停車鈴可按。訣竅是拿出硬幣，在車玻璃敲上「扣、扣、扣」三聲，司機就會神奇的停車了。

我到馬賽克學校短期學習將近兩個月，參與了完整的拜占庭式的馬賽克畫製作流程，也欣賞到尼坡山的五世紀馬賽克遺跡。我覺得選擇石頭是一件美麗的事，天然石頭的顏色很美，但是有些顏色，例如藍色就沒有，所以必須修改創作圖。同時，需要對原石的軟硬度作不同程度地敲擊，石頭粉碎就不能使用了。而最後一道壓平馬賽克的手工步驟更是非常的困難，沒有十年的功力真的做不好，成敗也看在這一道手續。



「黏貼」馬賽克，需要持之以恆的耐心

馬賽克學校的技師 Shaheen 告訴我，大部份約旦人偏好複製的馬賽克畫，所以學校沒有「設計圖案」的課程，大多參考過去的圖案製作作品。拜訪馬達巴的手工藝品店，我發現很多古老馬賽克的複製品，少了藝術家的個人創意。馬賽克藝術的過去極美，它是千年前的人們記錄下宗教和生活的形式。我好希望這項藝術可以和今天的視覺藝術一樣，不只是考古或複製，這樣馬賽克藝術才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兩個月的旅行，結識到很多新朋友，增加了生命的體驗，同時也對陌生的回教文化有了更多的瞭解。這趟旅行，讓我學習接受文化的存在有其地域性、社會性的其他條件。過去的我，常因為經驗、學習背景作判斷。這次的旅行讓我反省：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常會有狹隘、偏頗的意見，需要虛心觀察和旅行。阿拉伯文化的世界真有魅力，我相信它將吸引我再次的流浪。

致謝

雲門舞集基金會流浪者計畫

約旦馬達巴馬賽克藝術與修復學校 Institue For Mosaic Art and Restoration, Madaba

台灣外交部駐約旦代表處張雲屏代表、劉文斐秘書

鐘念雫同學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2013 年捐款（截至 2013 年 5 月 10 日止）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忠
陳君盈
張詠捷
林懷民
劉宛宜
謝旺霖
卓婉芳
蔡亦文

2012 年捐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沈 悅
陳炳忠
林懷民
蔡亦文
李鐘賢
謝旺霖
張詠捷
廖惠玲
黃淑茹
蔡慧媛
劉宛宜
陳君盈
李建隆

流浪者計畫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